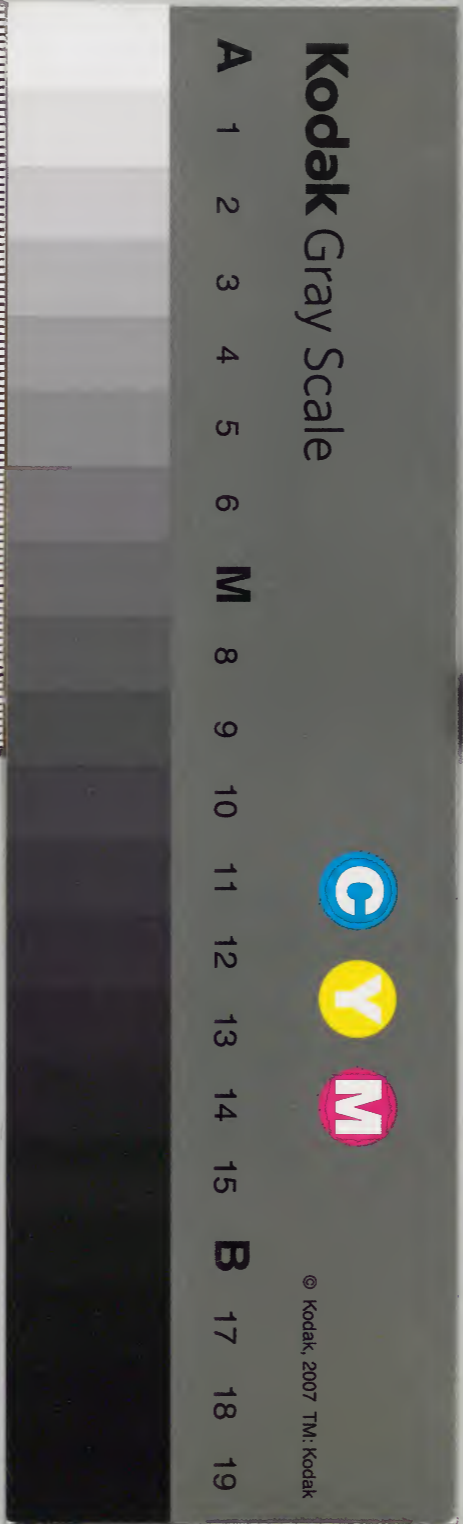


御  
五  
信  
子道  
五十六之七久

嘉  
善  
止  
行下  
女婦

内閣文庫  
九七五  
函  
一三  
二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754
冊數	20 ( 17 )
函號	299 121



五倫書卷之五十六

子道

嘉言

豐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  
承考也○九二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無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  
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詩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蓼蓼者莪  
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  
長我育我長我育我真我復我出入復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五倫書卷之五十六

孝子不... 錫爾類○廢有不孝自求伊祐

春秋穀梁傳曰孝子揚父之義不揚父之惡

禮記凡為人子之禮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

爭○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

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

游無其信也○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

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為人子者居不主奧

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鄉食不為聚祭祀不為

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言不苟笑

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

凡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死而當室冠衣一

采○父母有疾冠者不飾行不翔言小惰琴瑟

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言疾止

喪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廢子之

於公族者教之以孝悌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

序○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緝笄總拂髦冠緌

緝端輶紳搢笏左右佩用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

咸盥漱櫛緝笄總衣紳左右佩用以適父母舅姑之取

及取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

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

沃盥盥卒授巾問取飲而敬進之柔色以温之○男女

冠緌皆佩容

冠緌皆佩容

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在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床與坐御者舉凡歛席與簞懸衾僕枕歛簞而禡之○父母舅姑之衣衾簞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匱非餽莫敢用與恒飲食非餽莫之敢飲食○在父母舅姑之取有命之應唯敬對進之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切視不敢唾洩寒不敢罷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擗褻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洩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

者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父母有過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諒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則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盆盥不敢疾然起敬起孝○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雖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子有妻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母敢視父母娶愛雖父母沒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舅沒則姑老家婦取祭祀賓客每事必

請於姑介婦請於家婦舅姑使家婦毋怠不友無禮於  
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家婦不敢並行不敢  
並命不敢並坐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  
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  
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悅蒞蘭則受而  
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及賜之則辭不  
得命如更受賜截以待之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  
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  
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  
過時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父沒而不能讀  
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毋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子之

存焉爾○孝有二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所能養  
子之采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孝子之養老  
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  
養之○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  
小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  
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王  
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嚴恪非采  
以事親也○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  
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泄官不敬  
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  
裁及其親敢不敬乎○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

措<sup>ニ</sup>、<sup>レ</sup>施諸後世而無朝夕○孝有三小孝用力中  
孝用力勞大孝不匱○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  
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  
以祀之此謂禮終○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  
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  
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始一出言而不敢忘  
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  
辱其親可謂孝矣○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  
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亦教曰孝其行曰  
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  
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孝矣

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  
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  
三道者孝子之行也○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  
○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  
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  
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  
而亡

論語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  
孝矣○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令之孝  
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色  
難有再爲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  
敬不違勞而不怨○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  
一則以懼○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  
安

孟子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  
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  
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縱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  
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事孰為大  
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得乎親不可以為  
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唯送死可以當大事

孝經夫孝德之本也教之由生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  
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愛親  
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父母生之續莫  
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  
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孝子之事  
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藥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  
祭則致其嚴○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父有  
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生事愛敬死事哀戚  
荀卿曰勞苦彫碎而能無失其敬灾禍患難而能無失其

義不幸見惡而能無失其愛非仁人莫能行  
揚雄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  
之謂也孝子愛日○孝至矣一言而該聖人不知焉  
歐陽脩曰凡子之事親者盡其心焉耳心貴正正則不敢  
私其私私者大孝之道也  
司馬光曰某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  
然○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  
事畢則返命焉或取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  
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  
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已志  
雖取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程頤曰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事又况親受身於  
母安可不盡其道

張載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

呂希哲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  
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  
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取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取  
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視於無  
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  
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呂大臨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親故仁  
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



和室家官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於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胡寅曰處家庭不違乎孝則子道得矣

胡宏曰道非仁不立孝者仁之基也

朱熹曰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或問盡其道謂之孝弟熹曰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歟

呂祖謙曰愛其親者事親之孝

善行上

子

周尹伯奇吉甫之子也為後母所讒而見逐乃編芟荷以為衣采檉杣花以為食清朝履霜援琴而歌從親之令不敢有怨

列國鄭穎考叔為穎谷封人初莊公以其弟叔段之故寘其母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文且吉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隊而相

見其誦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  
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  
晉魏顆武子之子也武子疾有嬖妾無子命顆曰必嫁  
是疾革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革則亂吾從  
其治命也

楚石奢昭王之相也嘗行縣道有殺人者奢追之乃其  
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  
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廢法縱罪非忠臣罪當死王曰  
追而弗及不當伏罪子治其事矣奢曰不私其父非孝  
子也不奉王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之惠也伏誅而  
死臣之職也遂自劾而死

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著五色斑斕之  
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地為小兒啼弄雛於親側欲  
親之喜

魯暴魚哭於道孔子行聞其聲甚悲孔子曰前有賢者  
至則暴魚也孔子避車而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悲  
也暴魚曰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  
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  
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  
東夷之子也

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  
難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既殯望望焉  
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

仲由孔子弟子嘗曰昔者由事二親常食藜藿之實而  
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游於楚從車日乘積  
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  
復得也

閔損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母嫉損取生子衣綿絮  
衣損以蘆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朝父察知之  
欲遣後妻損啓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其  
言而止母亦感悔遂成慈母  
曾參替之子也參養替必有酒肉糝飯必請取與

餘必曰有替羊棗參不忍食羊棗嘗曰吾不親仕三  
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泊吾心悲參有疾召門弟  
子曰啓子足啓予予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  
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  
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  
諸夫子曰天之取生地之取養惟人為大父母全而生  
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  
矣故君子踐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  
有憂色也

韓作命者遺其母咎之泣母曰他日咎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咎常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

刻子父母年老俱患雙目思食鹿乳刻子衣鹿皮入鹿羣之中以取鹿乳獵者見欲射之告訴乃免

漢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子也武帝元狩中父為昆邪王

取殺日磾日夕悲愴與母閼氏弟倫俱降漢沒入官輸

黃門養馬久之帝游宴見日磾奇其狀貌拜為馬監遷

侍中駙馬都尉日磾奉母盡孝道其母教誨二子甚有

法度帝聞嘉之既死詔圖其像于耳泉官署曰休屠王

夫人閼氏日磾每過見畫像常拜涕泣久乃去帝亦

之

丁蘭年十五喪母乃刻木作母事之供養如生宣帝嘉

之拜中大夫

董永少失母獨養父父亡無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永

謂錢主曰後若無錢還當以身作奴主甚憫之永得錢

葬父畢遂借其妻詣錢主為奴主曰本言一人今何有

二永曰言一得一理何乖乎主問永妻何能妻曰能織

耳主曰為我織絹若干即放爾及絹足遂放之

郭巨父沒分財與一弟已獨取母供養寄住鄰有凶宅

無人居者共推與之居無禍患嘗掘地得金一釜上有

券云不傷孝子郭巨巨不敢聞于官官依券題還之遂

郭巨

得供養云

蔡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啜其指順即心動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啜指以悟汝耳值王莽亂人相食順採桑椹赤黑異器賊問取以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因遺米三斗與食母及母年九十以壽終未葬里中寒火逼其舍順抱棺號哭叫天火越燒他室順獨得免

劉平更始時天下亂平扶持其母奔走逃難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之平叩頭曰今日且為老母求菜老母待平為命願得歸食母畢遂就死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

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革負母逃難常采拾以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殺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鄉黨稱之曰江巨孝

廉范父遭亂客死干蜀范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徒步負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沉溺眾傷其義鉤求得之抹瘞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

姜詩值年荒與婦傭作養母賊經其里東兵安步云不

可驚也。子母好飲江水，詩子常取水溺死，夫婦痛之，恐  
母知，詐云行學，一日忽泉湧出，舍側味如江水，每自出  
雙鯉魚，常以供膳。

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府檄適  
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及  
義母死去，官數辟公府，及舉賢良公車，徵皆不至。奉嘆  
曰：賢者固不可測，往自之喜，乃為親屈也。

黃香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孝，獨  
養其父，躬服勤苦。夏則扇枕席，冬則以溫身被。後名聞  
於世，官累遷，至尚書令。

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且入而灑掃。父怒，  
遂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  
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  
相對容獨危坐。愈菜，郭林宗見而異之，遂與共言。因請  
寓宿，且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  
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鄉賢乎哉！因勸令  
學，卒以成德。

申屠蟠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者十餘年。  
每忌日輒三日不食，以孝稱於時。  
蔡邕性篤孝，母患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  
襟帶，下食采者七旬。母卒，廬于家側，動靜以禮，有免馴。

擾其室名入木生連理遠近奇之

三國魏徐庶初從昭烈在樊曹操來攻獲庶母庶辭昭烈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耳今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

王脩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為罷社

吳孟宗母年老病篤冬節將至思荀食時地凍無荀宗往竹林中泣而告天有頃地上出荀數莖持歸作羹供母食畢而病愈皆以為至孝取感

陸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表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

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饋母術大奇之

晉王哀父儀為魏安東將軍司馬東關之敗司馬昭問於衆曰近自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哀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取拜跪攀柏悲號涕泣著樹樹為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蓐我之篇及司馬氏墓魏哀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李密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長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未嘗解衣飲膳湯

薨必先嘗後進泰始初徵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  
無人奉養乃上表陳情有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  
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臣密年四十  
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  
而報劉之日短也武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  
停名

王祥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  
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  
嘗母常欲食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  
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數  
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至致事母

三十餘年始出仕累官至司空太保

山濤性至孝早孤居貧事母曲盡孝道年四十舉孝廉  
為尚書吏部郎後遷尚書濤以母老心在色養且夕不  
廢後轉太常卿以疾不就母喪濤年踰六十居喪過禮  
負土成墳手植松柏時人稱之

庾袞少時諸父並貴袞獨守貧約袞躬親稼穡以  
給僕養父亡作售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衣食對  
曰母食不甘衣將何居母感而安之母歿服喪居墓側  
歲大飢藜羹不糝門人欲進飯者袞每曰已食莫敢為  
設或有斬其墓柏莫知其誰乃召鄉人集于墓而自責  
焉母叩頭涕泣謝祖禰曰德之不脩不能庇先人之樹



哀罪也父老咸亦為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  
吳隱之年十歲丁父憂每號哭行人為流涕而奉母備  
極孝道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賢明婦人也每聞  
隱之哭聲輟飯投箸為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若居  
銓曹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  
級

王延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日悲啼三  
旬繼母卜氏過之無恩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  
其祖母聞而問之延終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  
生魚使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循汾水中凌而哭忽  
有一魚長五尺躍出冰上延取以進母食之積日不盡

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温被卜氏心悟過  
延如已生

南宋潘綜遭孫恩之亂秋黨攻破烏程村邑綜與父驃共  
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驃語綜曰我不能去汝  
走何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  
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為我不去  
我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  
頭面凡四創綜已悶絕有一賊從旁來語其衆曰此兒  
以死救父何可殺之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  
文帝時改其里為純孝里蠲組布三世  
何子平事母至孝為海虞令得祿唯以養母不及妻子

人疑其儉薄而問之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爲已  
問者慚而退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時東土飢荒繼以師  
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祖括之日冬不衣絮  
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監菜取居屋敗  
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  
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  
矜賞爲營塚壙

五倫書卷之五十六

五倫書卷之五十七

子道

御覽 善行中

子

南齊庾黔婁爲尋陵令到縣未有父易在家遭疾黔婁忽  
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  
疾始一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取  
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  
梁吉玃婢云年十一遭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天監  
初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吏取註逮詣廷尉玃年十五號  
泣衢路祁請公卿其父理雖清白而耻爲吏訊虛自引

各當大辟。玠乃搥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勅廷尉蔡法度取其疑實。法度多方贊誘。玠竟無少變。法度以聞。帝乃宥其父。

陳茂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魏平江陵。失母。取在于時甚寒。雪凍老弱死者。滿溝壑。不害行哭。道路遠近尋求。見死人溝中。即投身扶捧。閱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號泣不輟。如是者七日。始得母屍。憑屍而哭。每舉輒氣絕。行路皆為流涕。即江陵權殯。弟不佞為武康令。道路隔絕。久不得奔。赴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為居喪之禮。及母柩歸葬。身自負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人稱其兄弟之孝。

隋華秋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為養。其母患病。秋容貌毀悴。鬚鬢頓改。及母終。遂絕糲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郡縣嘗大獵。有一兔奔入。秋廬匿其膝下。自是常宿廬中。馴擾左右。大業初。郡守嘉其孝感。以聞。詔表其門閭。

唐陳叔達武德間授黃門侍郎。封江國公。嘗賜食。得蒲萄。不舉。高祖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奉之。帝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又資物百段。岑文本父之象仕隋為邯鄲令。坐為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冤。辨對哀暢。無取詛。衆屬自命作蓮花賦。文成。合臺嗟賞。父訟遂得直。

張志寬父喪哀毀州里稱之王君廓兵略地不暴其  
閭後為生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歸急令問狀志寬對曰  
母有疾志寬輒病是以知之令謂其安繫於獄馳驗如  
言乃慰遣之母終負土成墳手時松柏高祖遣使者就  
安邑下之拜負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閭  
房玄齡為司空事繼母能以色養恭謹過人其母病請  
醫至門必迎拜垂泣及居喪尤甚柴毀太宗命散騎常  
侍劉洎就加寬譬遺寢牀粥食鹽菜  
王少玄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卒  
母以告少玄即哀泣求屍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  
血漬而滲者父骨也少玄鑿層閣旬而獲遂以槨創其

彌年乃興負觀中州言狀授徐王府參軍  
許坦年十歲餘隨父入山採藥父為獸所噬即號叫以  
杖擊之獸遂奔走父以得全太宗聞之謂侍臣曰坦雖  
幼童能致命救親至孝自衷深可嘉尚授文林郎賜物  
五十段

狄仁傑為并州法曹參軍時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  
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帳久之雲移  
乃得去及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異

李迴秀中宗時累官脩文館學士其母少賤妻嘗詈辱  
婢母聞不樂迴秀即出其妻或問之曰娶婦欲事姑苟  
違顏色何可留後居堂產芝草太乳鄰猫帝以為孝

感表其門閭

張九齡有至性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玄宗時出為  
興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表換洪州都督徙貴州兼  
嶺南按察選補使改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  
許以其弟九臯九章為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麟省家遷  
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之產坐側白鳩白  
鵲巢家樹

元德秀少孤事母孝玄宗時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  
每入京師既擢第母亡廬墓側食不塩酪藉無茵席  
杜羔其父任河北尉而卒母經兵亂不知所在羔徧求  
不獲憂號終日後隨從兄妻任澤潞判官妻嘗鞠獄于

庭羔在側有一老媪見羔竊語曰此少年狀貌類吾夫  
左右以告詰之乃羔母也迎待而歸又往訪父墓邑中  
故老無存者館于佛寺日夜悲泣忽於屋柱煙煤下見  
字數行拂視之乃父遺跡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  
村某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父老年八十餘指其左隴  
因得歸葬

五代唐張藏英舉族為賊孫居道取害藏英年十六僅以  
身免後逢居道於幽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為吏取執  
節帥趙德鈞壯之釋不問就補牙職藏英後聞居道避  
地關南乃求為關南都巡檢使微服携鐵搥匿伺其出  
擊之仆地齧其耳噉之遂禽歸設父母位縛居道於前

號泣鞭之，變其肉，經三日，刻其心以祭。即詣官，首服官為請而釋之。燕薊間，目為報讎張孝子。

宋王樵咸平中，契丹遊騎渡河，塞家被掠，樵即棄妻挺身入契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淄川，刻木招魂，以葬。立祠畫像，事之如生。服喪三年，哀慟行路，嘗比望嘆曰：「身世如此，自比於人，可乎？」遂與俗絕。遊塞下，畫策于何承矩，取望求滅遼，復讎不用。乃於城東南累磚，自環，謂之繭室，入室掩其戶而坐。

顧忻早喪父，事母至孝。鷄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其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離左右。初，母病，忻嘗辛不入口者十載。及母老，目不能視，物忻日夜號泣，祁天

母目忽明，燭下能縫紉，年九十餘無疾而終。

許俞少喪母，事父以孝謹，聞供給甘旨，父之所欲無不備。必致之，與妻子共食。鹿糞晨夕事父，必盡，殊異常。示豐厚，恐貽父憂，公卿聞者多率俸以助其養。父年垂八十，謂俞曰：「觀汝登科之後，沒于地下足矣。太中祥符七年，俞果登第，授涪陽從事，扶持歸海陵，別業即路有日。父疾沉篤，俞晝夜供省，以至澣濯，必親。或問其故，俞曰：「澣濯於家人之手，慮其厭怠也。父喪，摧毀幾至滅性。或歷父經由之地，涕泣者，永日士流服其孝。」

司馬池少喪父，舉進士，當試殿廷而報母上友匿其書，池心動，夜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家豈有異乎？」行至官

城門徘徊不能入因語其友而友止以母疾告遂號慟而歸

查道父元方為滑州掌書記道性至孝在滑州母疾調煎藥劑經旬不寐母思鰕魚求莫能得道詣黃河禱而釣焉因獲魚携歸為羹母食而疾愈親喪口絕其羹雖深冬積雪常布素徒跣杖而後起

趙抃母卒廬墓三年縣榜其里曰孝弟及抃卒子岷擬切執喪而甘露降墓木岷卒子雲又以毀死人稱其世孝

范純仁登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不往父仲淹曰汝昔日以遠為言今近矣復何辭純仁

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邪雖近亦不能遂養而趙槩知制誥時會郊祀當進階封且任丁子京官槩之回其恩封母郡太君宰相謂槩曰公為學士擬封不久矣槩曰母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為榮許之後遂以為例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言性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槩矍然即請郡以便親遂除蘇州

富弼為相以母喪去位時久無宰相持喪者朝命必欲起復詔每下力辭末又引事切責有云以相國而守匹夫之節任天下而為門內之私朕臣不取也且命中人督爾起復同就道不得先還弼復抗章不就

歐陽脩為南京留守母沒奉喪歸葬吉之永豐龍岡將  
興後忽陰雨彌月脩念襄事愆期日夕憂懼里之老父  
告之曰卿有沙山之神乃吾郡太守也廟祀於此里人  
遇水旱禱之必應盍以告焉脩乃為文齊潔而詣之翌  
日天宇開霽始克舉事人皆以為孝感取致  
張知白九歲其父終邢州殯於佛寺及契丹寇河北寺  
宇多頽廢殯不可辨知白既登第徒行訪之得佛寺殿  
址恍然識其處既發其衣衾皆可驗衆歎其誠孝  
李瓊幼失父家苦貧而至孝於母後以饗賜緡為業家稍  
豐厚孝心益堅娶妻有子而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  
母每諭之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盍求婢以給待我免汝

之勞苦瓊曰凡母之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失其母遂  
不之強以是家人無敢怠惰凡市人知瓊之孝者物之  
出必先求以奉瓊瓊得之十倍酬其價或問之瓊曰真  
誘其甘滑以奉母豈議價焉淄州人張用聞其至孝因  
與之上鄰而居

徐積三歲父死且且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  
能止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事  
母極謹嚴朝夕具公裳定省非有太故未嘗去母側取  
奉飲饌背手自調味母飲食時輒率家人侍左右為兒  
戲或謳歌以悅之舉貢禮部不忍遠去徒步載母入京  
師母之哀樂不入口悲慟嘔血廬墓三年哭不絕音



朱壽昌年七歲父巽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熙寧初壽昌知廣德軍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時年七十餘矣雍守錢明逸以其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由是天下皆知其孝

司馬康幼端謹事親至孝丁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三日哀毀骨立父光薨喪祭皆用禮經家法不爲世俗事居廬蔬食寢於地遂得腹疾服除爲著作佐郎蒞侍講竟以腹疾終公卿士大夫以至市井之人無不哀之贈右諫議大夫

唐伯虎父遊瀘南伯虎兄弟居母喪於丹山伯虎夜半蹴弟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心動矣汝奉母莫朝夕吾趨瀘南與未及應伯虎奮曰吾決矣起裹糧黎明走洪川僦舟遇江漲客舟皆礙岸不敢動伯虎彷徨江岸時有漁者持小艇繫港中啗以厚利不許伯虎趨入艇中叱僕大餅維漁者不得已從之二日半至瀘南父果疾甚見伯虎大驚問其故具告之是日病少間伯虎具舟侍父歸丹稜

黃庭堅爲太史性資至孝奉母安康郡君每夕親爲母滌溺器未嘗頃刻不供子職故史傳曰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云

趙君錫性至孝母亡事父良規不違左右夜則寢於傍凡衾裯薄厚衣服寒溫藥石精粗飲食旨否櫛髮剪爪整冠結帶如內則取載者無不親之哲宗時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任良規每出必扶掖上下嘗從謁文彥博異其容止問而知之語諸子令視以為法

楊芾性至孝每自外歸必市酒肉以奉二親未嘗及妻子紹興五年大饑為親負米百里外遇盜奪之不與盜欲兵之芾慟哭曰吾為親負米不食三日矣幸哀我盜義而釋之

朱泰家貧鬻鼻新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泰服食粗糲戒妻子嘗候母顏色一日鷄初鳴入山及明越于中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已瞑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為暴食我取恨母無託爾虎忽棄泰於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乃匍匐而歸母扶持以泣泰亦強舉動不踰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率金帛遺之里人目為虎殘

趙善應居饒之餘于縣性純孝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取當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勿驚吾母露立達明門啓而後入母喪哭泣嘔血瘠毀骨立終日俯首柩傍聞雷猶起側立垂涕既終喪言及其親未嘗不揮涕生朝必哭於廟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為羹母生歲直卯謂卯兔神也終身不食兔

壽孫與父宗巖避地山谷間其父  
為賊所得束縛樹上將殺之壽孫拜前願代父死宗巖  
曰吾老矣僅一子若見殺宗祀絕矣吾寧自死賊兩釋  
之

元廉希憲至元初歷官至中書平章政事丁母憂率親族  
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寢臥  
草土廬于墓傍宰執以憂制未定欲極力起之相與詣  
廬聞號痛聲竟不忍言

王閔父素多貲既老而貧不耳澹薄每食必需魚肉閔  
朝夕勤苦入市營奉不闕父性復乖戾閔左右承順甚  
得其歡心父嘗卧疾一夕室中火延籬壁間閔聞火聲

驚起馳救火已熾煙焰蔽寢戶閔突入火中解衣蒙父  
抱而出肌體灼爛而父無火復一女不能救遂焚死世  
祖聞之復其役

蕭道壽家貧鬻鐵以自給母年八十餘道壽事養盡禮  
每且候母起夫婦親侍盥櫛日三飯必待母食然後退  
就食至夕必待母寢然後退就寢出外必以告母許乃  
敢出母或怒欲罰之道壽自進杖伏地以受杖足母命  
起乃起拱立左右俟色喜乃退

郭狗狗父寧成大良史太尉攻陷大良寧全家被俘史  
將殺寧狗狗年五歲告史曰勿殺我父當殺我史驚問  
寧曰是兒幾歲耶寧曰五歲史曰五歲兒能為是言吾

陳韶孫父瀏世家番禺以罪流肇州韶孫年十歲不忍

父遠謫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奪遂與俱往跋涉萬里道過遼陽平章塔出見而憫焉語之曰天子寬仁罰不及嗣邊地苦寒非汝取堪吾返汝故鄉汝願之乎韶孫曰既不能以身代父當死生以之歸非取願也塔出驚異及死父韶孫哀慟見者為之泣下肇州萬戶以聞命遣還鄉里仍旌異之

黃贊父均道延祐間求官京師留贊江南時贊年幼及長聞父娶妾居永平往省之則父沒已三年矣庶母聞贊來盡挾贊去更嫁拒不見贊贊泣語人曰吾來為省

父也今不幸父沒思奉骨歸葬而莫知其墓若得見庶母指示死不恨矣尚忍利遺財邪久之聞庶母居海濱亟裏糧往見庶母復拒之三日不納庶母之弟憐之與偕至永平屬縣樂亭求父墓又弗得贊日夜悲哭禱於神一夕夢孝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軀即可得明日就其地求之庶母之弟曰此真是已斂時有某物可驗遂啓朽棺得父骨以歸

趙應祥性至孝年十四歲其父行賈不還既長往尋其父時從父從北來言父已久死而不知其處日夜哀號即辭母往求父骨誓必得乃還聞都下有曾老者與父

同里即往千里往詢焉知父死濱州利津縣又徒跣

至利洋得朱琪張文者言若父吾所葬棺具有題識在城南門外然歲久多榛莽家墓壘壘不可辨識矣應祥往復行哭七日求不得即解髮繫馬鞍祝曰隨馬取之遇吾父墳者當髮解鞍墮既歷數墳不應忽經一墳髮解鞍墮發視之棺上具有父姓名召朱張視之信然遂獲父骨歸葬廬陵人以為孝感取致

父不捨遂同死焉

周樂父日成通經能文海賊據温州拘日成置海舟上樂隨往事其父甚謹一日賊首遣人沉日成於水樂哭請曰我有祖母幸留父待養願以身代父死不聽樂抱父不捨遂同死焉

孫抑有孝性登進士第歷任至刑部郎中關係之變擊父母妻子避兵平陽之柏村有亂兵至剽掠拔白刃嚇抑母求財不得舉刃欲斫之抑亟以身蔽母請代受斫母得免而父為所虜不知所向或語之曰汝父被驅而東矣然東軍得取掠民皆殺之汝慎無往就死也抑曰吾何畏死而棄吾父乎遂往出入死地屢瀕危殆卒得父以歸洪洞

吳祐至正二十六年晉安城破有卒入其室拔白刃脅其母林氏索財寶不得揮刃欲刺母祐恐以身蔽母而奪其刃手指盡裂被傷仆地良久而甦開目視母曰母幸無恙我死無憾矣遂瞑目而絕

國朝章益共武初擢營田司僉事嘗有疾在告

孝者皇帝時中書左司都事張來碩曰章溢疾平否來碩對以溢念母不置思之成疾耳即日遣歸省仍賜銀綺後拜御史中丞母沒乞工憂不允章數上知其情不可奪遂可其請溢居喪悲戚甚居常忽忽若不能存者感疾益深尋卒

李貞尚皇姊長公主貞性孝友母太夫人性嚴微忤其意輒加叱責嘗侍養值母怒投其食器於地貞徐拾之恭敬愈至有弟四人父既沒求分財異居貞語之曰父沒而母在苟分財異居老母得無不可於意乎先人田廬俱俟老母百歲後隨取欲取之吾不較也諸弟皆媿服

王中家業農未嘗知書而性至孝母沒廬墓三年身被衰麻日食飭粥且夕哭奠未嘗櫛髮易衣墓側無水浚井四丈餘不得泉中環井再拜籲天泉水湧出鄉里以為孝感事聞詔旌表之

李英年十五喪父家貧力作養其母劉氏冬寒必溫衾席母嘗病疽英為吮之數日而愈母又病滯下英取糞嘗之味甜心切驚悸母尋卒日夜號哭廬墓三年事聞詔旌其門

周炳事母焦氏至孝母嘗病篤炳呼天禱神求以身代遂愈後復病痢思食獐肉炳求之不得忽一獐入其家口入其母病復差人以為孝感所致

侯且事母甚謹嘗受業於東平州學聞母病即請告歸  
 省晝夜侍湯藥衣不解帶母沒廬於墓側寢苦枕塊蔬  
 食水飲且夕哭奠如初喪三年然後歸旌其門曰孝行  
 李文選早喪父事母莫氏至孝具甘旨候寒溫晨昏不  
 少懈母喜則喜母或不樂則拜問其故致婉辭以慰之  
 必母喜乃止尤能友愛其兄弟鄉閭宗族稱之無間言  
 顧仲禮幼孤事母至孝嘗遇歲凶負母流移他郡供養  
 甚至七年始歸遇蝗起仲禮行田間泣曰蝗食苗且盡  
 吾何以爲養俄有疾風吹蝗去苗得不傷母卒仲禮年  
 已六十廬墓側三年悲慟如一日事聞詔旌其門  
 魏敏洪武戊辰進士授吏科給事中以母病請告歸嘗

未至而母卒敏即之墓取哀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廬  
 墓三年且夕衰服哭奠如初喪鄉里稱其孝  
 趙讓母喪廬于墓側有猛虎猝至讓無懼容虎竟去又  
 有強賊六人夜入讓廬讓以情訴賊憫之遺讓釵而去  
 張翼爲國子監生父母死皆蔬食廬墓三年有慈烏數  
 百且暮飛鳴墓樹人以其爲孝感有司上其事詔旌表其  
 行

五倫書卷之五十八

子道

善行下

女

叔先雄者，隸為叔先泥和之女也。永建初，泥和為縣功曹，縣長遣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而溺，屍喪不得。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沉之計。取生一男一女，俱幼。雄各作一囊，盛珠環繫兒數為訣別之辭。言欲赴水，求其父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乘小船於父溺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後六日，與父屍相見。於水上，郡縣表為雄立碑，圖其像焉。



趙氏女字娥父為同縣人取殺而娥兄弟三人俱疾物  
故娥陰懷感憤潛備刀在常推車以候讎家十餘年不  
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仇已報請  
就刑戮福祿長尹喜義之鮮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  
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治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  
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

孝女曹娥父盱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  
濤迎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  
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三日後與父屍俱出元嘉中  
上虞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立碑焉

晉荀灌崧之小女也幼有奇節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取

圍力弱食盡欲投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所出灌  
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  
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遂向覽乞師  
又代書與南中即將周訪結為弟兄訪即遣子撫率三  
千人會覽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王氏女廣之女也美姿容性慷慨有丈夫之節廣仕劉  
聰為西揚州刺史蠻梅芳陷揚州廣被殺女時年十五  
芳納之於暗室中擊芳不中芳曰何故及女曰蠻畜我  
誅父賊吾聞之父讎不同天母讎不同地汝逆害人父  
母復以無禮凌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爾取恨不得  
是女首於通衢以塞大耻乃自殺

世勳河東姚氏女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養年  
六十七歲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垂泣隣里異之正光  
中母死女勝年十五哭泣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  
不勝哀遂死有司請為營墓立碑表其門閭比之曹娥  
號其里曰上虞里名其墓為孝女塚

唐張氏營州都督皖城公儉之女也生數歲父母微有疾  
即觀察顏色不離左右晝夜省視宛如成人稍長恭順  
彌甚適延壽公于欽明子敏直敬事舅姑克盡婦道而  
尤孝於其親初聞儉有疾即號踊自傷不能食儉卒後  
凶問至號哭下慟而絕高宗下詔賜物百段令史官編  
錄之

衛孝女字無忌父為鄉人衛長則既殺無忌甫六歲無  
兄弟母改嫁逮長志報父仇會從父大延客長則在坐  
無忌抵以璧殺之詣吏稱父冤已報請就刑巡察使褚  
遂良以聞太宗免其罪給驛徙雍州賜田宅州縣以禮  
嫁之

奉天竇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羣盜數千  
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  
六匿岩穴間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  
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即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  
妹繼之自投折足破面流血羣盜乃舍之而去京兆尹  
言上時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其門閭永蠲其家丁役

才香順陽南鄉縣揚豐女也隨父甲間獲粟豐為虎所  
噬香年甫十四手無寸刃乃搯虎頸豐因獲免太守平  
昌孟肇之賜資穀旌其門閭

宋朱娥者越州上虞朱回女也母蚤亡養于祖媪娥十歲  
里中朱顏與媪競持刀欲殺媪一家驚潰獨娥號呼突  
前擁蔽媪手挽顏衣以身下墜顏刀曰寧殺我無殺媪  
也媪以娥故得脫娥連被數十刀猶手挽顏衣不釋顏  
忿恚斷其喉以死事聞賜其家粟帛會稽令為娥立像  
于曹娥廟歲時配享焉

詹氏女紹興初年十七淮寇號一窠蜂破蕪湖女歎曰  
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執其父兄將殺之  
女泣拜曰妾雖窳陋願相從贖父兄命不然且併命無  
益也賊然之釋父兄縛女麾手使亟走無相念我得侍  
將軍足矣從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入水中死賊相顧  
駭歎而去

韓氏女字希孟或曰丞相琦之裔少明慧知讀書開慶  
元年元兵至岳陽女年十有八為卒所掠將挾以獻其  
主將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屍於練裙帶  
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  
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社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  
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三氏女父出耘舍傍遇豹為所噬曳之升山父大呼女

言父聲驚趨救以父所棄鋤擊豹腦殺之父乃得生  
徐氏彩鸞字淑和浦城徐嗣源之女略通經史每誦文  
天祥六歌必為之感泣至正十五年青田賊寇浦城徐  
氏從嗣源逃旁近山谷賊持刀欲害嗣源徐氏前曰此  
吾父也寧殺我賊舍父而止徐氏徐氏語父曰兒義不  
受辱今必死父可速去賊拘徐氏至桂林橋拾炭題詩  
壁間有惟有桂林橋下水千年照見妾心清之句乃厲  
聲罵賊投于水賊競出之既而乘間復投水死  
陳淑真富州陳壁之女壁故儒者避亂移家隆興淑真  
七歲能誦詩鼓琴至正十八年陳友諒寇隆興淑真見  
隣姬倉皇來告乃取琴坐牖下彈之曲終泫然流涕曰

吾絕絃於斯乎父母怪問之淑真曰城陷必遭辱不如  
早死明日賊至其居臨東湖遂溺焉水淺不死賊抽矢  
脅之上岸淑真不從賊射殺之

隆興劉氏二女長曰真年十九次曰孫年十七皆未許  
嫁陳友諒兵至其母泣謂二女曰城或陷置汝何所二  
女曰寧死不辱父母也城陷二女登樓相繼自縊婢鄭  
奴亦自縊

婦

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且行時屬孝  
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  
也肯養吾母乎孝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

慈愛愈固，紉績織紵，以為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  
父母哀其以無子而早寡也，將取嫁之。孝婦曰：夫去時，  
屬妾以養老母。妾既諾之，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  
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  
敢嫁也。遂使養其姑姑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  
財物以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文帝使使者賜  
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無貳，與號曰孝婦。

樂羊子之妻不知何氏，女羊子遠從師學。妻常躬勤養  
姑，盜有欲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曰：釋  
汝刀，從我，可全。不從我，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  
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盜，而賜妻錢。

帛以禮葬之，號曰負義。

唐鄭義宗妻盧氏，畧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  
盜數十人，持仗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唯姑獨  
在堂。盧冒白刃，往立姑側，為賊捶擊，幾死。賊去後，家人  
問曰：羣賊凶橫，何獨不懼？答曰：人所以異於鳥獸者，以  
其有仁義也。吾雖不敏，安敢忘義。且比隣有急，尚相赴  
救，況在姑而可委棄？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其姑？每云  
古人無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吾今見盧新婦之心，  
矣。

唐夫人者，中書侍郎崖遠之祖母也。夫人事姑孝，姑長  
孫夫人年高，無齒。唐夫人每旦櫛縫，笄拜於階下，即升。

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  
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  
新婦孝敬則崔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

宋荆國大長公主太宗女也真宗時下嫁駙馬都尉李遵  
最舊制選尚者降其父為兄弟行時遵最父繼昌亡志  
主因繼昌生日以舅姑禮謁之帝聞密以兼衣寶帶器  
幣助其為壽信國長公主神宗女也崇寧三年下嫁鄭  
王潘美之曾孫意事姑脩婦道潘故太族夫黨數十百  
人賓接皆盡禮無裏外言志尚冲澹服玩不為紛華歲  
時簡嬉遊十年間惟一適西池而已

廖氏臨江貢士歐陽希文妻也紹興三年春盜起建昌

魏白擅笠過臨江希文與妻共挾其母傅氏走山中為  
賊所追廖以身蔽姑使希文潛負以逃賊執廖欲淫之  
廖正色叱賊賊知不可屈揮刀斷其耳臂廖猶罵賊曰  
爾輩叛逆至此我即死爾輩亦不久屠戮語絕而仆鄉  
人義而葬之魏廖節婦墓

元霍氏二婦尹氏楊氏至元間尹氏夫耀鄉歿姑命其更  
嫁尹氏曰婦之行一節而已再嫁而失節妾不忍為也  
姑曰世之婦皆然人未嘗以為非汝獨何耻之有尹氏  
曰人之志不同妾知守妾志爾姑不能強楊氏夫顯鄉  
繼歿慮姑欲其嫁即先白姑曰妾聞姊姒猶兄弟也宜  
相存焉今似既留妾可獨去乎願與共脩婦道以終事

吾姑姑曰汝果能若是吾何言哉於是同處二十餘年以節孝聞

聞氏紹興俞新妻也太德四年新歿聞氏年尚少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之聞氏曰姑老子幼妾去當令誰視也即斷髮自誓久知其志篤乃不忍強姑久病風且失明聞氏手滌溷穢不怠時漱口上堂舐其目目為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傭工與子親負土葬之朝夕悲號聞者慘惻鄉里嘉其孝為之語曰欲學孝婦當問俞母趙孝婦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於人得羨食必持歸奉姑自啖粗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于家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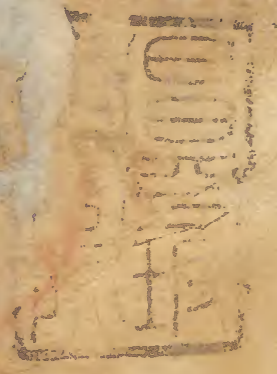
隣失火時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為姑賣兒得棺無能為我救之者苦莫大焉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為孝感所致

湯輝妻張氏處州兵亂其家財先已移入山岩夫與姑共守之舅以疾未行張歸任藥膳且以輿自隨既而賊至即命以輿載其舅而已遇賊賊以刃脅之曰從我則生否則死張掠髮整衣請受刃賊未忍殺張懼汗即奪其刃自刺死年二十七

國朝韓太初妻劉氏事姑審氏甚謹太初故元時為知印洪武七年例遷和州望家以行姑在道遇疾劉氏刺臂

正和湯以進姑疾愈至瓜州復病亦如之比至和州太  
初卒劉氏種蔬以給食養姑尤謹又二年姑患風疾不  
能起時盛暑劉氏晝夜侍姑側驅蚊蠅姑體腐蛆生席  
間又為齧蛆蛆不復生及姑病篤齧劉氏指與之訣劉  
氏號咷神明到股肉和粥以進姑復蘇越月而卒劉氏  
殯舍側園中欲還合葬于舅墓哀號不能歸事聞  
祖皇帝遣中使賜劉氏衣一襲欵貳拾錠官為送其姑  
喪歸葬旌表其門復其家徭役  
李大妻甄氏奉姑甚孝夫與其弟異居一日姑往視其  
次子家甄氏隨行不忍去姑側姑力遣之還甫三日甄  
氏心驚舉身流汗意姑疾也亟往省之果有以疾來告

者甄氏沿道拜禱至姑側侍湯藥數日而愈後姑年九  
十一以疾終既葬甄氏廬墓三年且暮悲號不輟里人  
稱為孝婦詔旌表其門



何善卷之五十八

乙



